

川島芳子與小鳳仙

——我所見過的大漢奸及其家屬

(本文插圖刊第41、42頁)

●張翼鵬

只問行爲不論職守

抗戰期間，只要一提到漢奸，大家無不咬牙切齒，深惡痛絕。認爲他們賣國求榮，認賊作父。做的全是禍國殃民的勾當。因痛恨他們之所爲，連帶的認爲漢奸家屬的教養、家庭生活，亦亂七八糟，無復正常人家形象。這種觀念，事實上有些是不正確的；另一方面，就是漢奸本人所作所爲，亦非全無足取者。

勝利後，我參與北平肅奸工作，接觸過三十餘名漢奸或其家屬，發現真正甘心事敵、爲害人民的漢奸，是那些日本人的狗腿子，即特務、翻譯之類。至於大漢奸，人民對其行爲且有不少褒美之辭的。他們之中，有些人是迫於情勢而出任僞職，表面上爲日本人辦事，暗地裡協助人民，使受害程度減輕。不說別的，大漢奸如汪精衛，在抗戰期間尙無從事煽動我方軍政要員叛變投敵情事，可見在民族大義前提下，巨奸大惡也是不爲己甚的。另一事實是當前復興基地的某些人的所作所爲，却未免令人感到洩氣；例如：前時中美煙酒談判，我方某些經銷商（當然是政府支持、保護而發了財的人）及已退休的公賣局少數數人員（當然是受國家培植還領受了退休俸的人），

竟然洩漏公賣機密，爲談判對方出謀定計，罔顧國家利益。把我方談判代表給折磨的頭昏腦脹，大敗而歸。教當年那些大小漢奸地下有知，而不笑掉大牙者幾希！如以先總統蔣公介石於抗戰勝利後對處理漢奸的指示「只問行爲，不論職守」原則以觀，此漢奸甚於彼漢奸多矣！

北平的肅奸工作，民國三十五年秋結束時，依據肅奸委員會繕造的漢奸清冊，已捕的重要漢奸共二九八名，在逃未捕獲的次要漢奸共一七八名，合計四七六名（筆者留有名冊）。名冊內赫然列着民國八年五四運動時，被請願學生指爲漢奸的曹汝霖、章宗祥二人之名，惟於逮捕後旋即奉命釋放。他們二人在淪陷期間，均未接受僞職，亦未爲敵人籌謀獻策，其風骨人格自是高人一等。教那些煙酒買辦們相形之下，能無愧怍乎！

三十四年十二月中旬，北平開始逮捕漢奸。在此之前，國內報章對華北肅奸工作遲遲不開始，漸感不耐，而爲文批評。事實是行動人員及武器一時不能抵達北平，須俟分配到飛機。戴笠先生一直在京滬不克分身，可能亦是原因之一。十二月三日我們這批二二〇餘人的特警班畢業同學及大批湯姆生機槍、卡賓槍、左輪手槍連同彈藥等，搭載了六架運輸機運抵北平，暫駐於東四六條六四號（

前總統徐世昌公館，淪陷後爲僑新民會總部）。

軍統局一席鴻門宴

軍統局華北辦事處負責人馬漢三於十二月中旬某日發帖邀請重要漢奸計王蔭泰（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殷汝耕（冀東偽政府長官）、劉玉書（河北省主席、北京市長）、黃南鵬（北京憲兵司令）、汪時璟（中國聯合銀行總裁）、齊燮元（華北政委會常務委員、治安總署督辦、治安軍總司令）、潘毓桂（天津市長、華北企業公司董事長）、張仁蠡（天津市長）、張燕卿（新民會會長）、余晉蘇（建設總署督辦、華北政委會常務委員）、鄒泉蓀（北京市商會會長）、曹汝霖等多人假汪時璟公館——北兵馬司一號晚宴。名義上是酬謝他們數月來維護地方治安之功。接到請柬的各人心情不一；有的明知這是一次鴻門宴，但也只得去，不去又怕罪上加罪。有的真以爲戴笠酬謝他們數月來的辛勞，因爲他們確實很忠實的遵照重慶的指示，維護了北平治安，阻止了共黨接收。有的早已和重慶方面取得連絡，並且暗中掩護、接濟我方地下工作人員，此時心中更爲安穩，無復顧慮，放心前去。再有的因其名位較小，心中有鬼，知道此一前去，凶多吉少，

有去無回，乾脆逃之乎也。讓你不但請不到，就是以後要抓也不容易抓到了。

這次請客，到底請了多少位，筆者不知道，也沒有人正確的提起過，同學之間傳言是六十多位，亦有說二十多位的。恐怕只有馬漢三、張家銓、齊慶斌等幾位同志最清楚了。我們行動人員到時，大廳裡沒有電燈，只燃着蠟燭，黑黝黝的一屋之人。他們看到憲兵、警察、便衣人員到達，一陣騷動，有些人就乘亂開溜了。據說在我們到達前已有人發覺苗頭不對，就溜掉了，但重要漢奸均未離去，表現的很合作。

馬漢三原計畫是七時開宴，九時行動人員到達，詎客人不約而同的皆提前到了。他們原以戴笠要來與大家見面，既知戴笠此刻不在北平，無緣得見，那裡還有心情吃酒菜，因此很快的就吃完了。主人馬漢三一看時間還早，為拖延時間，就說了許多讚揚他們維護北平治安及安定社會秩序諸多貢獻的話。在座諸人聽了皆唯唯，恭謝不迭。有的客人提議要走，以為客去主人安，馬漢三力勸要大家再等一會兒。少數客人覺得不妙，就偷跑了。急得馬漢三在客廳來回踱步。好不容易，鐘指九點，行動人員到達，馬漢三怒容滿面：「怎麼現在才來？」但見帶隊同志拿名冊點名，行動人員將漢奸分別帶出大門外上車，押往炮局胡同監獄。當執行帶人時，漢奸們七嘴八舌的嚷着：「我們早已知道是這回事，其實你們只要叫一聲，我們就來了，何必這麼費事呢？」有的慷慨激昂：「這些年來，我保護了多少同胞的生命！阻止了多少次日本人的侵害，中央去

後總得有人照顧老百姓嗎！我對得起淪陷區的同胞，蔣委員長廣播說的：『只問行爲，不論職守』，這是一項偉大的指示。」

就在這天晚上，立即開始了北平的肅奸工作。所有奉命參加行動的便衣、憲兵、警察人員，全體集合在北池子三十四號（肅奸委員會），聽候編組，每組十餘人。於深夜二時後，同時出動，分頭逮捕，一夜之間，便捕獲了二百餘人。大奸巨惡，悉數歸案。逮捕同時，將漢奸房屋除臥室、廚房、廁所外悉予查封，並粘貼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營督察處」的封條，責成漢奸家屬保管，不得私自啓封。

淒楚悲咽不勝哀怨

三十五年二月份開始清查登記漢奸財產。原來肅奸委員會下設三個組——總務組、保管組、清查組。清查組下設很多清查小組，每小組三人配以警察、憲兵各一名。我們同學都是擔任清查工作的。清查登記的程序是清查小組會同漢奸家屬將已查封之房屋啓封，清點屋內財產，逐項分類登記於「×××逆產清查登記表」計一式三份，由清查人員及漢奸家屬簽名蓋章後，以一份留存漢奸家屬保管，兩份呈報。清查的原則是不動產除臥室、廚房、廁所外，一律登記並予復封。動產除生活必需品、日用品及普通衣物外，悉予登記查封。我們清查逆產時，工作認真，態度嚴肅，除飲用茶水外，不接受任何招待。更不與漢奸家屬通名敘談，下面所述的一些例外和觀感，因印象深刻，特地寫出來，以誌真實：

鄉泉蓀——北京市商會會長，往西城小將坊胡同二十三號。此人於會長任內，為日敵搜刮糧食，致市民陷於饑饉餓死邊沿。敵人乃以雜草、樹皮、穀殼等混合磨製成粉，叫做混合麵，混稱有營養，可以療饑。鄉泉蓀透過商會為市民配售混合麵，食之者無不腹瀉、嘔吐、肚痛、腸絞。民怨鼎沸，咸認係鄉泉蓀媚敵殃民，他就是以此罪列為漢奸而被捕。他的住宅，比之其他漢奸，談不上豪奢。八字大門進去，迎面一處大院落。正北方五間大廳，是客廳、耳房。繞過邊門進入內院，是一處三合院。正中上房，為主人臥房。左廂房為儲藏室、庫房。右廂房為孩子臥房、書房。後院為廚房、下人房。院宇疏落空曠，氣氛靜寂。他已去世的妻子，留下兩個女兒，已上中學。續娶的這位，年紀三十開外，中等微胖身材。鄉泉蓀被捕後，她主持內外家務，有條不紊。為人精明能幹，腦筋靈活，口才辯捷，在在均使人佩服。她一面打發孩子上學，一面親手搬移東西，協助我們登記。還不時的為我們勸煙、勸茶。面無倦容，色無愠意。不施脂粉，自然端雅。從容應對，言詞委婉。談到其夫遭遇，淒楚悲咽，不勝哀怨，猶反復為其辯解，冀求一線之生機。他家中派駐了一名憲兵監視，前院大客廳住了調查局一名專員夫婦。自其夫被捕後，她沒會來過大客廳一次，這天我們來清查財產，她陪同來登記。當她看見大廳角上的鋼琴時，不由得離開我們，過去打開琴蓋，輕指調音。旋停止彈鍵，好久不轉身，呆立在琴前。我們喚她，仍然不動。待我近前一看，原來她已泣不成聲了。她確是一位頗知禮規的女人，近見我

前來，急速收淚拭面，轉身迎面笑向我說：「對不起！我失禮了。」又愉快的同去別處清點了。

劉玉書的深宅大院

劉玉書——北京市長，河北省主席，北京電話公司總裁。住北城方家胡同十三、十四號。他家有六進院落，假山石洞，曲徑通幽，可說得上是深宅大院。我們登記他的財產時，由二小姐在場照應陪同，另外還有一位老媽子侍候跑路搬移器物。這位小姐年約二十四、五歲，穿了一件很合身的青布旗袍，淡素妝扮，清雅脫俗，美麗莊重，一看就知是很有教養的大家閨秀。最難得的是她表情淡漠，一點都不表示出不愉快的感覺，也一點都不顯出厭煩的表情，靜靜的、默默的跟着我們登記。從不表示也不解釋那些物品應不予登記。她很少說話，問到話時答覆得很慢，聲音很低、很柔和。我被她溫柔嫺淑、優美的德性吸引住了。別的同學帶着老媽子跑前跑後的在查點物品，我就與她談起話來：「今天來打擾府上，又麻煩劉小姐陪同，深感抱歉！」「這是公事。你們的工作，我們應該協助。」「令尊擔任甚麼職務？」「河北省主席。」說罷低下了頭。「這次我們的工作，一般家屬反應如何？」「這是命運。」「對於府上家規、家教，以及劉小姐表現的風儀，我深為敬佩！」「您太客氣啦！」她嫣然一笑——這是她僅有的一笑。「劉小姐現在家居？」「已出嫁，先生是醫生，在協和醫院。我在輔仁大學教英文。」她的聲音低到僅能聽見。又低下了頭，一足在地上劃圈。「張先生從那

兒來？」「重慶。」「你們都很幸福。」「這是歷史，歷史像一場賭博，贏了的與高彩烈，輸了的垂頭喪氣，還不都是過眼煙雲？說幸福還言之過早。」她聽後，兩眼盯住我呆呆的看，又低下了頭：「您是甚麼階級？」「上尉，月薪五萬元。您呢？」「也是五萬元。」「大學教授，應不止此數，不久一定會調整。」兩人都無言，沈默了一會。我說：「府上這次遭遇？還請劉小姐看開一點！人生如戲，上臺下臺會是常事。」「我知道，我會的。謝謝您！」這時老媽子來請她過去，她轉身趨往。我悵然的望着她的背影。

戴笠一死無法辯白

黃南鵬——北京憲兵司令，住白米斜街甲三號。他因協助我方地下工作人員有功，於被捕後，即未離開現場，住於汪時環公館。上級並派了一位同學（河南人，姓名忘記），負責監護。住宅（北兵馬司一號）與殷汝耕宅（圓恩寺十六號）僅一街之隔。某次領袖北巡，駐節圓恩寺十六號。適我奉派擔任特勤任務，於公餘順道去汪宅探訪這位同學，承他介紹認識了黃南鵬。我很有禮貌的恭維他一番，並問候其生活狀況。也許他認為我尚有教養，不像他人趾高氣揚，立即對我改變了態度，延至上房客廳坐下敘談，並親自為我調製了一杯咖啡，狀甚殷勤，我也謙遜再三，禮貌有加。我略端詳了黃氏儀態：方面大耳，廣額厚唇，魁梧的身軀——一幅貴者像。說話聲音宏亮，走路步履穩健，顯示此人器宇非凡。他給我初次的印象，是一位封疆大吏型人物。他的話

匣子打開後，就收不住。越說越有理，也越說越激動。他說：「政府放棄了土地和人民，總不能白白交給日本人吧？難道就讓日本人任意屠殺劫掠嗎？我們出來維持局面，是爲了減輕人民的痛苦。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些年來我如何的保護同胞，不受日人的欺凌。我如何的向日本人交涉，改善吃混合麵。尤其是在重慶派來的地下工作人員，都是我掩護接濟。而且就在我家裏裝置電台，直通重慶。日本投降後，我奉戴笠之命維持北京秩序，抵抗共產黨。把整個北京保護得完完整整交給了政府。如今戴笠去世了，這些事向誰說去？有誰能爲我證明？我就這麼不幸！命運就這麼不濟！他怎麼就去世了！這些最高機密只有他知道。還有和我同樣情形的人，都因戴笠去世而無法辯白了！哎！」。我接着說了些安慰他、讚揚他的話。並告訴他法律會還他以公道的。他嘆了口氣：「他去世了，還會有甚麼公道。」說罷低頭不語。我坐了會兒就辭了出來。

管翼賢有個惡婆娘

管翼賢——華北政務委員會情報局長。住西城小英子胡同三號。管翼賢的太太是我平生所見衣着最豪奢而性情最潑辣的女人。她年約五十五下，瘦削身材，中等個兒。濃妝豔抹；兩隻三角眼上方畫了兩彎鐮刀形吊眉，鮮紅的唇膏，厚厚的塗了一嘴。一看到她，就使人想到紅樓夢裏的鳳姐。她已準備好接待我們——茶几上擺着豐富的糖果點心，主人面帶笑容殷勤的勸我們吃茶用點心，並親切的慰問我們的辛勞，猶如家人一般

。兩位上中學的女兒更打扮得花枝招展，坐在一旁勸烟勸茶。先不提公事，只這噓寒問暖，就顯得我們動彈不得，沒完沒了。看樣子她是要用軟功夫來化解今天這場清查工作。我們的對策是只吃茶不用點心，只談公事不敘家常。她看我們無動於衷，就以大帽子來壓：「我和×夫人是老同學，二十七年我們在武漢一同主持救護孤兒工作。當時還有鄧穎超女士也在一起。抗戰工作我應有一份。政府中某要人是我們的老朋友，某夫人是我的義姊妹。就是×夫人現在來北平，她也一定會來看我。」囉嗦的使我們無法開始工作。俗語說：「好男不與女鬥。」我們到底年輕不懂事，且火氣又盛，不知是誰忍不住說出一句：「兩個月前夫人來北平，想是來拜訪過？」她一下語塞，登時發作：「抗戰工作我們也作過，誰不是為國為民。」我就多嘴：「你既然在武漢參加救亡工作，為甚麼不去重慶？却來北平。」她大吼道：「大家都走了，把老百姓交給誰？你們說我們是漢奸，我們還認為你們是漢奸呢。你們靠美國人，我們靠日本人，不都是一樣。不過你們靠美國人把仗打贏了，要是我們打贏了，不是也要辦漢奸嗎？」我說：「日本侵略我國，美國幫助我們打侵略者，怎能相提並論？」她又說：「有本事自己打日本，為甚麼靠美國來幫忙？這也是引狼入室嗎。」我們倘再與這位惡婆娘爭論下去，不但無法工作，而且沒完沒了。我們商議立即開始登記。她與她兩個女兒益發惡罵起來，有的沒的許多傳言陰事都出口了。我們就在挨罵聲中勉強辦理完畢。回來後，氣得連飯都吃不下

，就將情形報告肅委會，要求拘辦管翼賢太太。無如此時戴笠已逝世，肅奸工作，人事更迭。負責同志，五日京兆。無人願意自找麻煩，再辦這種吃力不討好的案子，因而報告就沒下文了。

管翼賢太太的衣服，盈箱滿櫃。光是毛皮大衣就有二十餘件。管翼賢的西服領帶有一專櫃懸掛，約二百餘條。管太太的繡花緞（綢）鞋，分春、夏、秋、冬四個專櫃放置。每櫃約四十個抽屜，每屜放一雙鞋，屜外貼以紅紙書寫的鞋名，一如中藥鋪藥櫃然。

小鳳仙是蔡鏗賦友

錢稻孫——北京大學文學院長，住西四受壁

胡同九號。他家的房屋大半是藏書用的，好像圖書館一樣。計有六幢房子是書庫，龐大的書架分成許多格，每格都置滿了檀香木或樟木匣子，成套的線裝書或洋裝書整齊的裝在匣子裏。我和同學共三人，整整費了三天時間，才以套（部）為單位登記完畢。總共三千餘套（部），合五萬餘冊。那天是戴笠座機失事證實殉國宣布真象的一天，我們以悲痛的心情工作。不休息，不懈怠，決心登記完每一部書，以期有助於戴笠計畫在北平成立一座圖書館供同志進修之用的志願。三天登記下來，我的右手食指中指被鐵筆桿磨起水泡。另據同學稱：張仁蠡（天津市長，華北政務委員，係張之洞之孫）、周作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二人家中藏書更豐，惜未一睹。

魏子丹——北京茶葉公會會長，住西四羊市大街四十一號及東單二三五號。清宮名寶「九龍

玉杯」怎會流落到魏子丹手裏，不得而知。三十五年三月我們清查魏子丹財產時，他的家屬當着清查人員哭喊叫嚷要求送還他家的九龍玉杯，並說是馬漢三拿去的。另側面聞悉馬漢三曾提及此杯已陳給戴笠局長帶回南京，而戴笠就在這次南返時飛機失事，致玉杯下落成謎。

小鳳仙——當年蔡鏗（松坡）將軍的賦友，後來是王克敏的第五姨太太。她年紀將近五十，頭髮蓬鬆，身材矮小，胖嘟嘟的軀體，圓圓的臉，穿着棉襖、棉褲，一點高貴氣質都沒有。即使再年輕三十年，諒也是一名中姿美人，說不上絕色。因為她和護國討袁英雄蔡松坡有一段情，頗受人注目。

川島芳子疏眉大眼

金璧輝——川島芳子，這聞名國際的女間諜，在我們受訓時就排列有關她的課程，講授她的一些神出鬼沒的故事。軍統局人員，曾吃過她的虧。在印象裏，她是一位豔光照人，面露殺氣、眉飛兇光的妖姬。

民國三十五年元月某日上午十時許，肅委會保管組門前擠滿了人，我奇怪這麼多人擠在這兒做甚麼？一位同學告訴我：大家在擠着看川島芳子並鑑定她的珠寶哩。我因此殊名氣甚大，有一睹真面目的必要，不可失之交臂，聞言即趨前觀看，轉了一圈，人羣中並沒發現一個女人，又擠入人堆中尋找，只見一羣珠寶商人應肅委會之邀正在鑑定珠寶，亦沒有女人在場。轉身出來，問一位同學：「川島芳子在那兒？」他說：「這不

是嗎！「哎呀！她就在我傍邊倚牆斜立，兩足翹在一起。其姿勢像煞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前後，中國時報（或聯合報）刊載男扮女妝的蔡比因與一位警官結婚而鬧出新聞，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倚牆斜立、兩足翹在一起被攝成照片的樣

子。我細細端詳這位名女人；她就是川島芳子！疏眉大眼，長窄型臉，瘦得像猴子一樣的身材。皮膚黝黑粗污，蓄着男人分頭。穿了一套青色西服，未結領帶。頭髮、面容、衣服均污濁不堪。看樣子很可能還吸食鴉片煙，一個十足的做粗工

的男人。也許她在炮局監獄裏，沒受到妥善的待遇，而更影響了她的女人形象。如今回想起來，這些歷歷在目的事實，直如雲煙一般，已飄散得無踪無影了！但仍在心頭烙下印記，久久不能磨去。

為報業盡瘁一年

●丁維棟（英文中國日報社長）

一年任內兩件大事

我在民國七十五年九月起，擔任臺北市報業公會理事長，於七十六年九月底卸任，整整一年之中，就忙着兩件報界的大事！一是報禁開放細節的研討與訂定；二是報紙售價的調整問題。報禁開放主要包括兩大問題：一是新報的准許登記，二是現存報紙的增張問題，而後者之複雜與困難，實非業外人士所能瞭解，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新聞局支持之下，國內三個報業公會（臺北市、臺灣省、高雄市）一共開了四次討論會，由我擔任主席，熱烈的討論這些具體而敏感的問題，決定自七十七年元旦起，政府正式接受新報的登記，詳細辦法已於元旦後公佈，報紙由三大張增至六大張，但以後的報紙，自一大張至六大張均可出版，由各報自行決定，售價亦因張數而異，由報業公會訂定售價，一體遵守，這四次會議所產生的最大德政，就是規定新聞版的字體，不得小於新六

號，就讀者而言，則將是最大的福音。廣告字體在會議之中討論，本來亦想比照新聞字體放大，因有反對的意見未果，但將來可能稍稍放大一些，以便利讀者。

國內辦報因競爭激烈，是一件艱難的工作，報禁開放之後，由於報紙普遍加張，而廣告仍有集中兩大民營報系的趨勢，將來的局面更為困難，有人預測兩年之後，國內報紙的數字，不但不會增加，而且反會減少，就是說：在強烈競爭之下，弱勢的報紙不能維持了，內行的看法：為了生存與繁榮，每家報紙應該量力而行，如果只有出三大張的能力，不必為面子關係勉強出六大張，其實只要內容精彩，出四大張一樣受人歡迎。

同時，在「兩價制」之下，三大張與四大張的售價低於六大張，比較受讀者歡迎。

報價一漲頭痛萬分

一般看法，新報登記開放之後，將來出現

的巨型報紙不多，主要是投資太大。一家大型報紙的投資額，估計在新臺幣十億至廿億之間，而且開辦之後，還有虧損的可能。將來可能踴出的新報，大概是些投資在一億至三億元的小型報，很多的專業性的報紙，亦有些是政治性的報紙。我預測在今後三年之內，國內的報紙將多彩多姿，以新的面貌出現。

以上我提到報價調整，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因其有關現有報紙的生存。它帶給我很大的困擾與頭痛，但我力能在任期終止之前解決，為國內報紙提供迫切需要的實際服務，引以為快，因為到七十六年九月，國內報價已經七年沒有加過，而在同期之內，報紙之印刷設備物料，尤其是薪資人工，增加率早在一倍以上。最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國內報紙自七十六年九月一日，每份自新臺幣五元調整至八元，調高為六成。由於長時期而一次作六成之調高，社會反應強烈。我本人曾代表報業公會，出席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座談會，接受學者專家消費者團體代表的圍攻的局面，不過我亦不卑不亢，說明了報業的困難與立場，盡到了溝通的作用，這亦是在我服務報業公會期內，很值得回憶的一件事情。